



第二十六章	全面实现社会主义及格化	157
第二十七章	她各科的学习成绩进入红灯区无法自拔	172
第二十八章	你打算让他从多大开始流浪	183
第二十九章	她有点儿像生活在逆行道上的人	189
第三十章	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	196
后 记		207

我每天在单线本的横格里
过着格格不入的竖格生活

—— 题 记

引 子

三年以后，当锦乔走出校门的时候，还可以自然地把以前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区分开来，客观地加以比较，像面对和她毫不相干的两个人。

锦乔恍然，原来门是可以改造人的。人的命运渗透在门里，依附得那么紧，深刻得入门。

锦乔想自己就是被这样一扇门深深吸引进去的，很挑剔地吸收，成为它忠实的信徒，现在又被它很不负责任地释放了。如同监狱将劳改犯人释放后，不管其今后是否有工作是否能够养活自己。并且它的阴魂不散，时而隐隐作祟。毕竟，锦乔做它的俘虏太久太久了……

于是，多年前的那一幕幕毫不客气地争相涌入锦乔的记忆，挡也挡不住，就像伊拉克面对美国大兵……

一扇门。一群人。

第一章

名校门槛

新生报到第一天，来自市里各小学的科举学子们志得意满，喜鹊一般涌进新校园。

锦乔穿着小学校服第一次踏入中学的门槛，感觉自己要长大，体内有一种高粱拔节的躁动。带着满耳朵“人生第一次转折点”的“权威观点”，面对这所名噪京城为学校，不免有几分毕恭毕敬。

大雨滂沱，不宜开学。

锦乔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小心翼翼地踮起脚尖，避开路面坑坑洼洼的水涡，如同躲避一个个考试陷阱。

锦乔从来不喜欢下雨。

诗人说雨是诗意的浪漫。锦乔说雨是浪漫之后泥泞的烦恼，典型的后现代主义。

绕过火柴盒式的教学主楼，可以看见被建筑铁板圈起来的操场正在装修，整体铺设假草坪。据说假草坪比真草坪耐用，类似于假话比真话耐听。

锦乔联想起小学那块尘土飞扬的操场。其实它的面积羞于被冠之“操场”，容量小到全校师生操场上列队，谁不小心放个屁都得注意降低分贝，弄不好全校都能听见，不隔音。

在中关村这块寸土寸金之地，10万元只能买一个厕所。小学校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如此掐指一算，倒也能算得上是个亿万富翁。

今天，锦乔开了眼界。这所中学有十几倍小学大，且整体布局气派，十足一阔佬。

锦乔所在的同达中学是一所名校。

所谓名校就是每年高考都有一批苦学成考试精密仪器之士以高分考入北大、清华，且约定俗成一般屡获文、理科状元。每当张榜



公示之时，便是学校最引以为骄傲的大喜之日，有市、区教委领导和各路新闻媒体记者蜂拥入校园开庆功会。校长扳着手指头向来宾们一一介绍文、理科之状元、榜眼、探花、单科满分获得者和几百名北大、清华新生，像历数一件件经自己悉心栽培、打磨出世的奇珍异宝，其魅力和风采一时间盖过明星大腕，令业界和百姓引颈翘楚，赞誉之声不绝于耳。

那些考功超强的考生们一朝同达校服加身，有事没事便总爱在人前人后走两步，一个个将头扬得一览众山小，威风八面如皇家子弟，享受着人们在背后一片羡慕的眼波。

同达校服因此而身价暴涨如牛市，万金难求，据说最高记录竟达百万之巨，令人望眼欲穿。那些考功平平不幸未能成为考试机器之家长为能将子女送进同达中学，一个个搜肠刮肚，像牛倒嚼似的仔细清理一遍胃肠道，挖关系，凿路子，托人打电话、写条子，重金一掷为敲门。门硬者为终于穿上全城最耀眼的校服而洋洋得意，找不到门路者落荒而逃只好退而求其次。

学生们蜂拥在一张张贴满走廊墙上新公布的名单前，各自寻找自己的大名去班级报到。受苦受累的差事理所当然地交给家长们去做。锦乔妈和众多鞠躬尽瘁的家长一道，排着蜿蜒曲折的长队在黏稠如粥的时间中等待交费。

这年头，为了让孩子能够上一所好学校，家长们一个个急红了眼，掏腰包比挣钱还玩儿命，明摆着出口大于进口，赤字并快乐着。

这时，锦乔小学同学牵牛的妈妈汗涔涔满脸通红地赶来。锦乔妈像见到久别的亲姐妹似的连忙跟她打招呼，俩人的默契关系由来已久。见了面，俩人开聊：什么普通班要交2—3万元的赞助费，而我们的孩子很幸运地进入实验班，不用交赞助费，美其名曰“公费生”；什么实验班学费只需交130元，而普通班学费却高达6000元……俩人越聊越开心，一种占了大便宜的小市民优越感溢于言表，全然不顾前后人的异样神情。

忽然，一股强劲的旋风裹挟着尘土和碎屑向人们突袭而来。骤然间，刚刚还是白云朵朵的天空一下子变得阴暗晦涩起来，渐渐，犹如一面巨大的黑锅压向地面，将望子成龙的人群压迫得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没等人们做出反应，豆粒大的雨点就像人工降雨般地噼噼啪啪猛砸下来。顿时，队伍一阵骚乱，一种求生的本能使其迅速移动到一溜房檐下避雨。只可惜，当年设计房檐者和包工头料事如神，早已预感到自己的后代无缘这所名校。于是，偷工减料中饱私囊之余，房檐便不幸患上严重的营养不良症，窄窄瘦瘦的不遮雨，顷刻间便将企图躲避自然灾害的人们淋了个透心凉。可是队形居然坚固，竟无一逃兵。唉，真正的可怜天下父母心！

此刻，一个身形一闪浮出水面，是腊梅——锦乔和牵牛的小学同班同学，听说她以优异的数学成绩进入了最棒的实验（6）班。

腊梅见到牵牛妈点点头，微微一笑，捋一下粘在额头的湿发，甜甜地叫了声“阿姨”。

牵牛妈关切地问：“你怎么才来，妈妈呢？”

腊梅答：“我妈上班来不了，我爸说来着，可我在大门口等了半天也没见到他人。”

腊梅说着话，并没在意锦乔妈微笑着冲她打招呼，急匆匆说了声“阿姨再见”，一转身就跑进了教室。

牵牛妈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道：“你看人家这孩子，真聪明，门门功课考第一，比不了。”

“就是。”锦乔妈一面附和着，一面望着腊梅消失的背影若有所思……

阵雨跟东北小品王本山大叔似的，忽悠一气便扬长而走，全然不顾等待交学费的家长们被蹂躏得跟遭遇泥石流的灾民一般。

看起来人类不但要为生活中的住房医疗交通体育保险感情梦想通信网络看电影电视找乐找哭上学一日三餐交费，还要随时为抵御天灾人祸付出高昂的代价。人活着的确不易呢！

锦乔妈好不容易熬到几炷蜡的时间交费完毕，跟锦乔爸一起赶到宿舍办理住宿手续。因为家住郊区，不申请住校特别耽误孩子的学习。

又是排队，领新被褥。不白给，一套500元。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经典流行语录。不过还好，这里的人数与队形跟刚才交费的场面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是革命现代京剧

《沙家浜》里胡传魁早期的七八条枪对照今非昔比胡司令的中央救国军。

锦乔爸抱着足够淹没自己的厚厚被褥，锦乔妈拎着大包小裹的日用品和学习用具艰苦卓绝地爬上三楼，找到328房间，气喘吁吁的锦乔妈竟然乐了：“嘿，这房间不错，数字挺吉祥的。”

锦乔爸将被褥倚靠在墙上，不屑一顾道：“瞎扯！中国古文化里的8字其实有离别的意思，6和9才是吉祥数字。8是粤语的谐音，广东人大舌头发不准音。人这一有钱，连鸟语都时尚起来了。”

锦乔妈不语。她对锦乔爸的思想一向秉持沉默态度，从不当面赞扬，可也苦于找不到恰当反驳的语言炮弹。

宿舍门敞开着，里面有两位家长正在费力地往外清扫屋里成堆的垃圾，有面包饼干汉堡火腿肠榨菜矿泉水可口可乐书本报纸笔橡皮文具盒牙膏牙刷香皂毛巾发卡头绳拖鞋五颜六色的塑料袋……活脱一小型超级市场。这些都是上一届毕业班学生的遗弃物，表面上乍一看这是典型的独生子女的轻狂与奢侈，细一品味的却又不过经过残酷高考竞争的学子们似乎要痛斩一切噩梦般与中学时代如影随形的物质和精神世界。

锦乔妈查看床铺号，一直的担心终成现实，锦乔果然被分在上铺。她皱着眉头冲锦乔爸说：“不行！不行！这孩子睡觉不老实，连蹬带踹的，这要是弄不好从床上掉下来还得了啊！”

一位家长直起腰喘口气说：“都想换下铺，不给换。”

锦乔爸将被褥摺到锦乔的床上，跟锦乔妈说：“我下去找宿舍老师说去，你先别铺床。”

锦乔爸快步下楼，找到负责登记发牌的宿舍老师，她正在被一些学生家长层层包围着，忙得一头汗水。

锦乔爸好不容易接近了她，大声说：“老师，请问能给我们调换一个床位吗？”

宿舍老师没听清，“你说什么？”

锦乔爸提高了嗓门：“请问能给我们调换一个床位吗？我家孩子睡觉不老实，从上铺掉下来会摔坏的。”

宿舍老师急赤白脸地嚷嚷：“这儿正忙着哪，等回头再说吧。”

当锦乔走进宿舍时，宿舍里已经有了好几个孩子。锦乔妈看看自己的孩子，再瞧瞧其他那些孩子，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忍不住惊叹起来：“哎呀我的妈呀，这些孩子吃什么吃的，一个个长得人高马大的，跟你们一比，我女儿整个一小铃铛了。”

一个学生家长说：“现在这些孩子，全是激素和高热卡催的。”

锦乔妈说：“我女儿本身是个大骨架胚子，在小学她算是班里的大个儿了。”

一个女学生毫无顾忌毫无分寸地接话茬说：“现在是中学生，不是小学生了。”

锦乔妈惊讶地看着那个女生，而那个女生根本就没当回事儿，在那里摆放并欣赏着一件件自己心爱的日用品。

这些孩子的做派和思维方式带给锦乔一家人陌生而另类的刺激。

锦乔妈从食品袋里拿出一串新鲜大粒的黑葡萄，让锦乔给新伙伴们送去品尝品尝。

锦乔忸忸怩怩有点不好意思。

“去吧，没事的。”锦乔妈鼓励道。

锦乔怯生生的一只手拎着葡萄，另一只手托着底去送给新伙伴们，嘴里小声嘀咕着：“你们吃葡萄。”可是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根本没人理她。锦乔站在那里有点儿茫然不知所措。想了一下，她走向靠窗的一张桌子，准备把葡萄放在上面。就在她放下的一刹那，突然从床铺上甩出一句厉声的高叫：“别往那儿放！”一个女生在向锦乔下达着命令，她叫月季。

锦乔被吓了一跳，因为桌子上堆放了很多东西。锦乔怵在那里呆若木鸡。

锦乔爸生气了，他略带不满地冲锦乔说：“就放在那儿，不放那儿放哪儿呀！”

锦乔偷偷地瞟了月季一眼，像丢烫手的山芋一样迅速放下葡萄，转身快步走回来，脸涨红得跟做错了什么事儿似的。

锦乔妈帮助女儿把一切收拾妥当，又对女儿千叮咛万嘱咐，最后跟锦乔爸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宿舍。

毕竟，这是女儿第一次离家独立生活。

临走，锦乔妈又特意找到那个宿舍老师，跟她小话递了半天，请求照顾一下给孩子换一个下铺。

可能是人少的缘故，宿舍老师的态度好多了，她答应晚上想想办法帮锦乔调一下床。

锦乔妈千恩万谢。

回家的路上，锦乔妈皱着眉头忧心忡忡地跟锦乔爸说：“哎哟，太可怕了！那几个孩子简直就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过来的人似的，一种老社会的感觉。老江湖！跟她们一比，咱们锦乔就像个傻子似的。”

锦乔爸一边开车一边说：“这帮小女孩啥话都敢说，没大没小，好像缺乏一种文明教养。”

锦乔妈：“好像不完全是，跟她们比，咱孩子好像缺少一种东西，一种自信……自由……和一种……说不清是一种什么东西……没见过世面？跟社会接触少？”她自言自语道：“按理说，这孩子从小就生活在你的周围，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大江南北、天涯海角的也走过不少地方。怎么跟她们一比，显得那么弱，好像什么大世面也没见过似的……”

锦乔爸说：“我觉得，还是跟个性有关系，锦乔基本上还是一个老实听话的孩子。”

锦乔妈分析说：“可能跟家庭教育有关系。像我们这种家庭是不是太封闭，太正规了。我又常年在外地不在孩子身边，孩子的心理不是很正常健康地发展。”

锦乔爸：“其实住校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对锦乔也是一个锻炼。”

锦乔妈：“好是好，就是怕孩子在这种环境里受气呀，万一要是再学坏，那可就麻烦了……”

沉默。

汽车快速驶入山清水秀、风光旖旎的郊外，那里有他们远离喧嚣城市、世外桃源般的家……

嘱学生们在校服上用圆珠笔写下自己的名字，以免今后相互之间穿错或者丢失。筱老师将君子叫到讲台前做示范模特，以便告诉大家写名字的确切位置。当筱老师拉开君子上衣的拉链时，里面竟然是光裸。筱老师可能以为他里面穿着背心，便又掀起校服的下摆看，这下给君子曝了光，里面还是一丝不挂的光裸。

这不经意的两招顿时引爆同学们的满堂喝彩，场面令筱老师和君子都挺尴尬。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当锦乔再次跟君子提起这件趣事时，他竟然用女孩子般的口气羞羞答答地说：“别说了，说得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锦乔因文笔好而被选为宣传委员。小学毕业前，有一家出版社专门为她和一些作家的子女正式出版过一套作文集，并得到一些赠书和500多元稿费。这是锦乔成长以来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得到的最大一笔收入，为此她激动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一种自食其力的成就感。那本作文集也成为她升入重点中学的一张招牌。

另一个宣委是文竹，一个学习成绩好，画一手好画，心灵手巧得连七仙女都会嫉妒的女孩子。从小妈妈就带着她去少年宫练书法，学绘画，风雨无阻。文竹曾在一篇作文里写过冬天妈妈带她去练字的情景：书法班里很热，但外面很冷。我在里面练两小时的书法，妈妈穿着是我几倍厚的衣服在外面站两个小时。每次练完字出来，看到穿得臃肿的妈妈在严寒中不停地跺脚，对着双手直呵气，我却不能理解，还向她笑着炫耀自己不怕冷。

文竹是个文静、内向的孩子，一天说出的话比艳遇还少，但原则性很强，不会对违心的事轻易妥协。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评选“十佳”，老师没经她同意就把她的名字报了上去。一般来说，这不是什么坏事儿，甚至可以说是大好事，几乎没人会拒绝。但文竹不，她讨厌这种偷偷摸摸的事儿，她喜欢光明正大的公开选举。“十佳”要在全校面前展示才华，多事的班主任为了突显本班，又擅自帮文竹报了学校的课外班让她去练习打小鼓。文竹每天放学尽量拖时间不去练习，不料老师不依不饶地每天放学后准时杀回教室催

她去练鼓。直到正式上台表演时，文竹木然地敲打着小鼓，状似庵里的小尼姑，无法快乐起来。

锦乔的小学同班同学牵牛被筱老师钦点为副班长。

新学校，新面孔，新书本，新墨香，一切都是新鲜的，只有封闭式的课堂还是“涛声依旧”，跟小学课堂没什么两样。

刚开学，所有老师轮流到班里作自我介绍，脸上挂着清一色的职业微笑，一个个说着相似的开场白：“大家好，很高兴能和你们认识，今后我们要在一起学习和生活，我希望我不仅是你们的老师，更是你们的朋友。谁有什么困难都可以私下来找我，我非常欢迎。”然后背过身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大名，一如挂起一条幌子，准备开张营业。

锦乔发现几乎所有的老师都喜欢从一开始就把自己跟学生的关系拉得很近，迫切得犹如两个陌生的人初次见面就想结成生死之交，省略掉中间所有细节。

锦乔希望这种感觉能长久。她特别喜欢苏东坡的那首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但有一个人是个另类，他就是数学费老师。

费老师真实得可怕。

任何开场白都没有，什么客套话皆无，像是他带久了的一个班，彼此相知相熟，一进教室就直奔讲台。他手里提一个深蓝色的大布袋，皱着一副忧国忧民的黑眉头，正规的灰色西装，暗淡的色调拼凑出一种肃穆的气质，个性得不容冒充。

费老师刚刚在讲台上“落户”，就熟练地从那个深蓝布袋里掏出一本代数书，打开翻到预定的一页，接着转身在黑板上抄题。一笔笔恨不能戳破黑板的力度，令人想到煤矿工人在大力掘煤。

“拿出一张数学作业纸来。”费老师边抄题边说。

就在大多数学生们尚未完全反应过来“数学作业纸”为何物时，费老师扶了下眼镜，“有谁做完了？”他的速度和学生们的迟钝恰似电子邮件与鸡毛信。

不久，费老师明明白白地向学生们解释了他为什么这么做：“你

们不要相信‘素质教育’，那东西靠不住。人家600分录取，你考了300分，告诉人家‘我素质高’，人家会要你吗？”

一语道破天机。

“咱们还是来实的。”费老师倡导实用哲学。

同学们哗然。以后再听他的课字字如白居易那首诗“大珠小珠落玉盘”，仿佛漏听一个字就跟名牌大学无缘。

费老师是那种不动声色就可以轻易制服学生的教师，这点尤其令人佩服，轻易学不来。如此非凡的能力源自于他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独特的个性魅力。

有一节课，费老师发现有个学生听课不守规矩。

他继续认真地讲课。大部分学生认真地听课，课堂基本一片太平盛世。

他的眼神鹰隼一般迅疾定位在某一点。

他疾步走过去，所有人都密切注意他的去向。

一个男生狡兔般将一本书扔进桌斗里，然后装作没事人一样抬头避开走近的费老师和他那双搜狐般锐利的目光。

费老师精准地从男生的桌斗里摸出书，手捧《圣经》般无限夸张地看了一眼，一字一顿地大声读了出来：“零……下……一……度”。

教室里出现窃笑。

费老师快速地翻阅，像是在寻找什么秘密，弄得书页“哗哗”山响，像野猪趟进高粱地，反复几遍，最后目光定格在书的封面上，片刻，意味深长地说：“是挺冷的。”

胆大的学生全部笑出了声，胆小的捂着嘴从牙缝往外“嗤嗤”喷气，跟火箭点火要发射似的。

“啪”的一声，费老师丢下书。

所有人的心都跟着一沉，预想着随之会爆发的“星球”大战。

费老师回到讲台，课照讲，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一派大将风度。

仅此一招，恰似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将一班少男少女征服得五体投地，月季、白兰、木槿、君子等一千个性鲜明之人全都拜

倒在他的脚下，立马在心中将他供奉起来神一般顶礼膜拜。

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正是费老师的高明之处。在有效杀灭对方不尊重他讲课的锐气之后，并不将其置于死地，而是留有存活和回旋的空间，令对手屈服并敬佩，记住他的威严。足矣。

可见，费老师擅长剖析学生心理，深谙用兵之道。

费老师判考试卷子从来不超过一天，超期似乎就会变傻。

费老师把学生们对他的畏惧视为最高荣誉，却装作视而不见。他信奉“分数才是硬道理”，逼迫学生像面对自己的命一样面对分数，集中精力投入到大量做题和改错中去。如果有人不认真改错，他便会使出杀手锏，镜片后一双小鹰眼死死盯住其人良久，阴森森地说：“你的分……我可都记着呐……”令听者后脊梁仿佛趴着一条正在“滋滋”吐芯的蛇。

费老师看哪个学生不注意听讲准把他拎起来回答问题。可想而知，这类回答通常是驴唇不对马嘴。费老师不急不恼，用阴沉而略带恐怖的声调挖苦道：“你要冷静啊……你怎么好像在说宇宙语……”然后他将粉笔丢在讲台上，面向全班同学危言耸听地说：“我跟你们说啊，这人要是不认真听课，就像自己跳进麻袋里。跳进去还不够，还把自己给捆上。捆上还不行，再自己跳进河里……你们说这种人傻不傻？”

“傻！”全班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

锦乔捂着嘴直往肚子里乐，心想这费老师也真够逗的，脑子兴许给气出了毛病。人都进麻袋了，如何还能将麻袋捆起来？再自己跳进河里？除非练过葵花宝典东方不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费老师喜欢看学生做数学练习册，并让学生做前一定要告诉他，他帮助选择，顺便作些监督，看看哪些人还没有做。

像君子这种顽劣的学生在上费老师的课时也格外自觉地乖，发奋苦读，练习册一本接一本地啃，像饥饿的山羊遇见一片片绿洲般疯狂。估计他小时候吃奶也这么卖力，不然今天也不至于长成接近猪的腰围。

君子长得虎头虎脑，属于那种标准的北京超肥少年。刚开学那天排座位，锦乔不幸跟君子坐了同桌。这厮特贫，他一开始背对着

第三章

一个不愉快的见面礼

长这么大，锦乔还是第一次住校，感觉有点找不着北。宿舍在三楼，她好几次都走错到二楼或四楼。过惯了溺爱温柔乡的独生子女生活，乍一融进 8 个人的集体宿舍中来，身体每一个部位都觉着别扭，性格差异就像东、西、南、北风。跟同宿舍的月季、鸟不宿、银杏、白兰等人比肩而站，锦乔典型一小儿科，不但身材娇小，脸谱整个一小猫咪对比一群大脸猫。其实锦乔比她们每个人都要大一岁半岁的，因为她小学三年级刚从东北转学过来，东北的孩子 7 岁上学，这里的孩子 6 岁上学，所以锦乔一上学就比她们多活一年。可她们个个长得人高马大，都像高锦乔一两届似的，举止言谈间如成熟的桃子对比锦乔的青杏，好像是从另外一个生存环境过来的人，茁壮的身材将锦乔装进去肯定不露马脚而且富富有余。锦乔站在她们面前整整矮下去一头，难免有一种陌生的新鲜感和小丫服从老丫号令的从属感。

月季长得白，身材像补足了充分的养分，一看就知其运动神经高度发达。据她自己讲，她学了 6 年游泳，小学常在体育方面给学校争光拿奖，“全校没有人不知道我月季的！”说这话的月季眉开眼笑，嘴角像挂着一枚金灿灿的奖牌。她的五官皆小，点缀在一轮满月般的脸上显得游刃有余。开学伊始，老师要求每个人写一篇介绍自己的作文，她这样写道：“我很白，配上小小的眼睛和小小的嘴，再和谐不过了。我一笑起来，嘴角弯弯的，很可爱呢……”

月季的性格和为人令锦乔联想起黑社会大佬。初来乍到，月季就好像回到自己领地一样无拘无束，跟谁都脸熟，大大方方地跟银杏说：“老大，咱们走！”到饭点了，她就嚷嚷：“同志们，走啦，吃饭去！”颇具号召力，又多少带点江湖色彩。全宿舍数她的床铺布置得最艺术，最干净，那是她那位颇具艺术气质的妈妈手下之杰作。她从不容许任何人坐她的“秀床”，却经常随随便便地坐在别人的床

上大吃二喝毫无顾忌。

宿舍的镜子只有一块，8个小女生争抢它，难免就会产生磕磕碰碰，甚至进出刀光剑影。

锦乔喜欢经常站在镜子前审美自己，数她眼睛周围那几颗星星点点的小雀斑是否有增大或增加的趋势。她不喜欢它们，怕毁容。可有人说女孩子恰当地点缀几颗雀斑是一种美，颇具另类风情。

“锦乔！”一声脆叫，惊醒了凝神遐想的锦乔。是月季。

“你觉得自己美吗？”月季一副居高临下的挑衅口气。

锦乔惶惶然，心里比紧张还难受。从小到大，她哪里受过这等屈辱。因有点惧怕陌生而霸道的月季，只得一脸诚实地说：“不怎么美。”

“正确！”月季俨然一选美大赛的权威评委，一脸得意。

锦乔悻悻地离开镜子，像一只被斗败的小鸡，一屁股跌坐在床上，眼含泪水，委屈得要死。

月季不依不饶地接着向锦乔发难，“那你为什么老爱照镜子呀？”

锦乔有一种缺氧般的窒息感，因为月季的过分。但她竭力控制住自己，脸涨得通红，大脑一片空白。

宿舍有人看不下去眼了，乌不宿勇敢地站出来为锦乔鸣不平，“小姑娘哪有不爱漂亮的呀！”一句话顿时缓解了紧张局势，也堵住了月季的一张臭嘴。

锦乔感激地看了一眼乌不宿，觉得屋子里实在呆不下去了，起身说道：“我先去班里了。”

乌不宿赶紧说：“我陪你。”

路上，乌不宿愤愤不平地跟锦乔说：“月季欺人太甚了，她刚才只是借贬低你，来抬高她自己。”

锦乔苦笑：“我知道。”

“她一向自我感觉良好，总想当老大，还自以为是美女呢。哼，瞧她长那德行，跟穿天杨似的。”乌不宿挖苦人一针见血。

锦乔扑哧一下被逗乐了。

乌不宿继续发泄平时积郁的不满，“你看月季那样，跟谁都欠她钱似的。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就是懒得搭理她。这种人，哼，迟